

徐霞客遊記

(四)

徐宏祖著

國立學基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徐霞客遊記目次

第一冊

卷一上

遊天台山日記

遊雁蕩山日記

遊白岳山日記

遊黃山日記

遊武彝山日記

遊廬山日記

遊黃山日記後

遊九鯉湖日記

卷一下

遊嵩山日記

遊太華山日記

遊太和山日記

徐霞客遊記 目次

閩遊日記

閩遊日記後

遊天台山日記後

遊雁蕩山日記後

遊五臺山日記

遊恆山日記

一上

浙遊日記

江右遊日記

卷二下

楚遊日記

第二冊

卷三上

粵西遊日記一

卷三下

粵西遊日記二

卷四上

粵西遊日記三

粵西遊日記四

第二冊

卷四下

黔遊日記一

黔遊日記二

卷五上

滇遊日記一

滇遊日記二

卷五下

滇遊日記三

第四冊

卷六上

滇遊日記四

卷六下

徐霞客遊記 目次

徐霞客遊記 目次

滇遊日記五

卷七上

滇遊日記六

卷七下

滇遊日記七

第五冊

卷八上

滇遊日記八

卷八下

滇遊日記九

卷九上

滇遊日記十

第六冊

卷九下

滇遊日記十一

卷十上

滇遊日記十二

卷十下

滇遊日記十三

外編

補編

附錄丁文江所撰年譜

徐霞客遊記

卷六上

滇遊日記四

戊寅十月初一日凌晨起。晴爽殊甚。從三家邨啜粥啓行。卽西由峽中。已乃與溪別。復西逾嶺。共三里入報恩寺。仍轉東二里。過松花壩橋。又循五龍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東北隅南行。已乃轉西度大橋。則大溪之水自橋而南。經演武場而出。火燒鋪橋下南壩矣。從橋西入省城東門。飯於肆。出南門。抵向所居停處。則吳方生方出遊歸。化寺未返。余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見有晉寧歌童王可程。以就醫隨吳來。始知方生在唐守處過中秋。甚洽也。

初二日。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擔夫。遇其姪阮玉灣。阮穆聲。詢候甚篤。下午阮仁吾至寓。以擔夫楊秀雇約至。余期以五日後再往晉寧。還卽啓行。仁吾贐以番帨香扇。

初三日。余欲往晉寧。與唐元鶴州守大來隱君作別。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君還省。二君必至省謁見。毋中塗相左也。盡少待之。乃入叩玉灣。并叩楊勝寰。知麗江守相望已久。旣而玉灣來顧寓中。知按君調兵欲征阿迷。然兵未發而路人皆知之。賊黨益猖狂於江川。澂江之境矣。玉灣謂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別墅。已買山欲營構爲勝地。請備車馬同行一觀。余辭以晉寧之行不容遲。因迤西之期久也。又云。緬甸不可不一遊。請以騰越莊人爲導。余領之。

初四日。余束裝欲蚤往晉寧。主人言薄暮舟乃發。不若再飯而行。已而阮玉灣餽榼酒。與吳君共酌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抵南壩。下渡舟。既暮乃行。是晚西南鬪風。舟行三十里。至海夾口泊。三鼓乃發棹。昧爽抵湖南涯北圩口。乃觀音山之東南瀕海處。其涯有溫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風寒。不及沐也。於是挂帆向東南行。二十里至安江邨。梳櫛於飯肆。仍南四里。過一小橋。卽西邨四通橋分注之水。爲歸化晉寧分界處。又南四里。入晉寧州北門。皆昔來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見田疇廣闢。城樓雄壯焉。入門。門禁過往者不得入城。蓋防阿迷不靖也。既見大來。各道相思甚急。飯而入叩州尊。如慰飢渴。遂留歡宴。夜寢於下道。供帳極鮮整。

初五至初七日。日日手談內署。候張調治。黃從月。黃沂水禹甸。與唐君大來。更次相倍。夜宴必盡醉。乃已。初八日。飲後。與黃沂水出西門。稍北過陽城堡。卽所謂古土城也。其西北爲明惠夫人廟。廟祀晉寧州刺史李毅女。夫人功見一統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楊氏。名秀娘。李毅之女也。旣曰李女。又曰姓楊。何謬之甚耶。豈夫人之夫乃姓楊耶。然辭不達甚矣。人傳其內猶存肉身。外加髮焉。故大倍於人。余不信。沂水云。昔年鼠傷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幕傅良友來拜。且餽榼醴。傳江四德化人。

初九日。余病嗽。欲發汗。遂臥下道。

初十日。嗽不止。仍臥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諸友來看。極瑩緒。

十一日。余起。復入內署。蓋州治無事。自清晨邀以入。深暮而出。復如前焉。是日。傅幕復送禮。余受其雞肉。轉寄大來處。下午。傅幕之親姜廷材來拜。姜。金谿人。

十二日。唐州尊餽新製長褶棉被。余入謝。并往拜姜於傳署。遇學師趙。相見謫謫。及往拜趙於學齋。遇楊學師。交相拜焉。詢趙師。陸涼有何君巢阿否。趙陸涼人。故詢之。趙言陸涼無之。當是浪穹人。然同宦於浙中。相善。趙君陞任於此。過池州。問六安何州君。已丁艱去矣。四月初至鎮遠。其所主之家。卽何所先主者。是其歸已的。但余前聞一僧言。貴州水發時。城中被難者。有一浙江鹽官。損二十餘。俱遭漂沒。但不知其姓。以趙君先主鎮遠。計之。似當其時。心甚惴惴。無可質問也。從陳木叔集中。轉得二知已爲吳太史漢人。及何六安巢阿。俱不及面。豈淡人爲火鑪於長安。今又有此水厄。若果爾。何遇之奇也。

十三日。州尊赴楊貢生酌。張調治以騎邀游金沙寺。以有莊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門。見門內有新潤之房。頗麗。問之。卽調治之兄也。名口口。以鄉薦任常州判。甫自今春抵家。以譏與調治不睦。出西門直西行田塍中路。甚坦。其塢卽南自河澗舖直北而出者。至此乃大開洋。北極於滇池焉。西界山東突瀕塢者。爲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爲望鶴山。其北走之餘脈。爲天城。又西爲金沙。則散而瀕海者也。東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爲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爲盤龍山。其環北之正脊。爲羅藏山。則結頂而中峙者也。州治倚東界之麓。大堡河澗合流於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橋。分爲兩流。一直北下滇海。一東遶州北。入歸化界。由安江邨入滇海。經塢西行三里。上溪堤。有大石梁跨溪上。是爲四通橋。由橋西直上坡。爲昆陽道。西北由岐一里半。爲天女城。上有天城門遺趾。古石兩疊。如雕刻亭簷狀。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領鎮時。築城於此。故名。城阜斷而復起。西北瀕湖者。其山長遶。爲黃洞山。西南並天城而圓聳。夾峙者。爲金沙江山。此皆土山斷續南附於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則滇海南漱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則望鶴山高擁而北。瞰爲西界大

山北隅之最。其西則將軍山聳崖突立。與望鶴駢峙而出。第望鶴則北臨金沙。天城將軍則北臨滇海耳。黃洞山之西有洲。西橫海中。居廬環集其上。是爲河泊所。乃海子中之蝸居也。今已無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猶泊焉。其處正西與昆陽對。截湖西渡。止二十里。陸從將軍山遶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盤金沙江北夾。又一里半而入金沙寺。寺門北向。盤龍蓮峯師所建也。寺頗寂寞。由寺後拾級而上。爲玉皇閣。又上爲真武殿。俱軒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闊之勢。山之西麓。則連邨倚曲。民居聚焉。入調治山樓。飯而登山。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觀調治家人築場收穀。戴月入城。皎潔如晝。而寒悄逼人。還飯下道。不候唐君而臥。唐君夜半乃歸。使人相問。余已在夢魂中矣。

十四日在署中。

十五日在州署。夜酌而散。復出訪黃沂水。其家寂然。花陰歷亂。惟聞犬聲。還步街中。恰遇黃。黃乃呼酒踞下道門。當月而酌。中夜乃散。

十六日。余欲別而行。唐君謂連日因歌童就醫未歸。不能暢飲。使人往省召之。爲君送別。必少待之。余不能却。

十七十八日。皆在州署。

十九日。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陰霾。

二十日二十一日。在州署兩日。皆條雨條霽。

二十二日。唐君爲余作瘞靜聞骨記。三易稟而後成。已乃具酌演優。并候楊趙二學師。及唐大來黃沂水。

昆仲爲同宴以餞。

二十三日唐君又餽棉襖夾褲。具厚贐焉。唐大來爲余作書文甚多。且寄閃次公書。亦以青蚨贐。乃入謝唐君。爲明日早行計。晉寧乃滇池南一塢稍開。其界西至金沙江山。沿將軍山抵三尖邨。與昆陽界。不過二十里。東至盤龍山頂。與激江界。不過十里。北至分水河橋。與歸化界。不過五里。南入山塢。與激江界。不過十里。總計南北不過十五里。東西不過三十里。不及諸蠻酋山徼一曲也。晉寧之水。惟四通橋爲大。其內有二溪。俱會於牧羊山下石壁邨。一爲大壩河。卽河澗舖之流。出自關索嶺者。余昔往江川由之。一爲大甫河。出自鐵爐關者。與新興分水之嶺界。二水合而出四通橋。又分其半。東灌州北之田。至州東北。又有盤龍山澗之水。自州城東南隅循城北流。引爲城濠。而下合於四通東灌之水。遂北爲歸化縣分界。而出安江邨。其河乃唐公新濬者。晉寧二屬邑。俱在州東北境。亦滇海東南之餘塢也。歸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貢又在歸化北四十里。呈貢北卽昆明縣界。東北卽板橋路。東卽宜良界。東南卽羅藏山陽宗界。歸化北五里有蓮花洞山。一名龍洞。有水出其間。羅藏山在歸化東十里。盤龍山東北之主峯也。東南距激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聳。總挈衆山。與邵甸之梁山對。亦謂之梁山。以元梁王結寨其上也。西北麓爲滇池。東南麓爲明湖。撫仙湖水之兩分其歸者。以此山爲界。水之三匯其壑者。亦以此山爲環。然則比邵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脈自鐵爐關東度爲關索嶺。又東爲江川北屈顙巔山。遂北走爲此山。又東至宜良縣西境。又北度楊林西嶺。又北過兔兒關。又北結爲邵甸梁山。而爲果馬月狐之脊焉。晉寧四門。昔皆傾圮。唐元鶴蒞任。卽修城建樓。極其壯麗。晉寧東至激江六十里。西至昆陽四十里。南至江

凡七十里。北至省會一百里。東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東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興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寧州一百二十里。唐晉寧初授陝西三水令。以禦流寇功。卽陞本州知州。以憂歸。補任於此。乃郎年十五歲。文學甚優。落筆有驚人語。餘三子俱幼。唐大來名泰。選貢。以養母。繳引詩畫書。俱得董元宰三昧。余在家時。陳眉公卽先寄以書云。良友徐霞客。足跡遍天下。今來訪難足。并大來先生。此無求於平原君者。幸善視之。比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來可告語也。忽一日遇張石夫。謂余曰。此間名士。唐大來不可不一晤。余游高曉時。聞其在傳元獻別墅。往覓之。不值。還省。忽有揖余者曰。君豈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卽周恭先也。周與張石夫善。與張先晤。唐卽以眉公書誦之。周又爲余誦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摯。非世誼所及矣。大來雖貧。能不負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窮而獲濟。出於望外如此。唐大來。其先浙之淳安籍。國初從戎於此。曾祖金嘉靖戊子鄉薦。任邵武同知。從祀名宦。祖堯官嘉靖辛酉解元。父懋德辛卯鄉薦。臨洮同知。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紹箕堂集。李本寧先生爲作序。甚佳。大來言歷數先世。皆一仕一隱。數傳不更。故其祖雖發解。竟不仕。而年甚長。今大來雖未發解。而詩翰爲滇南一人。真不忝厥祖也。但其胤嗣未耀。二女俱寡。而又旁無昆季。後之顯者。將何待乎。大來之岳爲黃麟趾。字伯仁。以鄉薦任山東嘉祥令。轉四川順慶府。口口縣令。卒於任。卽黃沂水禹甸之父。從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鄉薦。仕至畢節兵憲。有牧羊山人集。大來昔從廣南出粵。西抵吾地。亦以粵西山水之勝也。爲余言廣南府東半日多程。有寶月關。甚奇。從廣南東望。崇山橫障。翠截遙空。忽山間一孔高懸。直透中扃。光明如滿月。縹雲端。真是天門中開。路由其下盤躋而入。大若三四

城門。其下旁有一竅。潛通滇粵之水。予按黃麟趾昭陽關詩注云。關口天成一石虎頭。眈眈可畏。詩曰。何代鑿鴻濛。鑿山辟竅通。五丁輸地力。一竅自天工。城陟華彝界。關當虎豹雄。棄繯愁日暮。驅策亂流中。按昭陽卽此洞也。唐君謂之寶月者。又其別名耳。此路東去卽歸順。余去冬爲交彝所梗。不能從此。盤龍山蓮峯祖師名崇照。元至正間。以八月十八日涅槃。作偈曰。三界與三塗。何佛祖不由不破。則便有能破。則便無老僧有吞吐不下。門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師素不立文字。臨去乃爲此。與遺蛻俱存。至今以此日爲盤龍會云。邵真人以正初名璇。晉寧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蘇州徙此。閤老劉口挽忠詩有曰。三郎足下風雲達。忠子紀領鄉薦。小阮壺中日月長。卽真人末句又曰。悵望蘇州是故鄉。見州志。晉時晉寧之地曰寧州。南蠻校衛李毅持節鎮此。討平叛酋五十八部。惠帝時李雄亂。毅死之。女秀有父風。衆推領州事。竟破賊保境。比卒。羣酋爲之立廟。是時寧州所轄之境雖廣。而駐節之地實在於此。至唐武德中。以其爲晉時寧州統會之地。置晉寧縣。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遜姚岳等。迨萬歷間。吳郡許伯衡修州志。謂今晉寧州地已非昔時五十八部之廣。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諸侯祭封內山川義。遂一併撤去之。并志傳亦削去。祇自我朝始。遂令千載英靈。空存脰蠻。一方故實。竟作塵灰。可歎也。然毅雖削。而其女有廟在古城。岳雖去。而岳亦有廟在州西。有功斯土。非豎儒所能以意滅者也。許伯衡謂昔時寧州地廣。今地狹。李毅雖嫡祖晉寧。不得而祀之。猶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也。余謂晉寧乃嫡冢。非支子比。毅所轄五十八部雖廣。皆統於晉寧。今雖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晉寧實承祧之主。若晉寧以地狹不祀。將委之五十八部乎。五十八部復以支分。非所宜祀。是猶嫡冢以支庶衆多。互相

推委而虛大宗之祀也。然則李穀一方宗祖，將無若敖之恫乎？故余謂唐晉寧唐大來首以復祀李穀爲正。

二十四日，街鼓未絕，唐君令人至，言早起觀天色，見陰雲釀雨，風寒襲人，乞再遲一日，候稍霽乃行。余謝之曰：行不容遲，雖雨不爲阻也。及起，風雨淒其，令人有黯然魂消意，令庖人速作飯，余出別唐大來。時余欲從海口安寧返省，完省西南隅諸勝，從西北富民觀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雞足，乃以行李之重者託大來，令人另齋往省，而余得輕具西行焉。方抵大來宅，報晉寧公已至下道，亟同大來及黃氏昆玉還道中。晉寧公復具酌於道，秣馬於門。時天色復朗，遂舉大觥，登騎就道。從西門三里，度四通橋，從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從其西峽轉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臨望鶴嶺西峽，又西下涉一澗，稍北，卽瀕滇池之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聳起峯頭，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冑之狀，是爲石將軍。亦石峯之特爲巉峭者，其西有廟，北向，是爲石魚廟。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亞於將軍者，卽石魚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叢叢，是爲牛戀石。涯上邨與鄉俱以牛戀名，謂昔有衆牛飲於海子，戀而不去，遂成石云。於是又循峽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爲三尖塘。塘南山巒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卽滇池牛戀塘水，不北洩而東破山腋，始知望鶴之脈自西來，不自南來也。從塘北西向湖塢入，其塢自西而東，卽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塢西盡處有三峯排列，其南最高者卽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峯，則自南峯之西遠峽而北峙爲中峯焉。北峯則瀕滇池，而東度爲石將軍望鶴山之脈矣。中峯之東有邨落，當塢是爲三尖邨。晉寧邨落止此，西沿中峯而上一里，與南峯對夾之中，復阻水爲塘，不能如東塘之大，而

地則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峯之脊。從脊上西南直行。爲新興道。逾脊西北下。卽滇池南涯。是爲昆陽道。而晉寧昆陽以是脊爲界焉。於是昆陽新舊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隴半西行。二里餘。有邨在北涯之下。滇池之水環其前。是曰赤峒裏。亦池濱聚落之大者。又西。由邨後逾嶺南上。旣西下。三里。有邨倚南山北麓。盤其嘴而西。於是西峽中開。自南而北。與西界山對夾成塢。其脊南自新興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爲新舊州治。而北盡於舊寨邨。東一支卽赤峒裏之後山。濱池而止。東界短。西界長。中開平塢爲田。一小水貫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卽志所稱渠濫川也。按隋書史萬歲爲行軍總管。自蜻蛉川至渠濫川。破三十餘部。當卽指此。由東嘴截塢而西。正與新城相對。而大道必折而南。盤東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塢。徑塢三里。又隨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爲昆陽新城。又北一里半。爲昆陽舊城。於是當滇池西南轉摺處矣。舊城有街衢閭堵而無城郭。新城有樓櫓雉堞而無民廬。乃三四年前舊治經寇。故卜築新邑。而市舍猶仍舊貫也。舊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東瞰湖渚。至巳日西昃。亟飯於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無奇不及停履。遂北行。四里稍上。逾一東突之峒。其山自西界橫突而出。東懸滇海中。路逾其峒中北下。其北滇海復嵌塢西入。其突出之峯遠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實連綴於西界者也。乃西轉涉一塢。共四里。又北向循滇池西崖山麓行。五里。又有小峯傍麓東突。南北皆湖山環抱之。數十家倚峯而居。是爲舊寨邨。由邨北過一塢。其塢始自西而東。塢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北二里抵山下。直躡山北上一里餘。從崩崖始轉東向山半行。又里餘。從東嶺盤而北。其嶺南北東三面俱懸滇海中。正東與羅藏隔湖相對。此地杳僻隔絕。行者爲畏途焉。嶺北又有山一支。從水涯之北。亦

自西而東直瞰滇海中。與此嶺南北遙對成峽。滇海驅納其中。外若環窩。中駢束戶。是爲海口南嶺。北下之處。峻削殊甚。余慮日暮。驅馬直下二里。復循塢西入二里。西逾一峒。由峒西下山塢環開。中爲平疇。滇池之流出海就峽。中貫成河。是爲螳螂川焉。二里有邨傍塢中南山下。過之行平疇間。西北四里直抵川上。有聚落成衢。濱川之南。是曰茶埠墩。卽所謂海口街也。有公館在焉。監察御史案臨。必躬詣其地。爲一省水利所係耳。先是唐晉寧謂余海口無宿處。可往柴廠莫土官鹽肆中宿。蓋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問其處。尙相去六七里。而日色已暮。且所謂海門龍王廟者。已反在其東二里。又聞阮玉灣言有石城之勝。亦在斯地。將留訪焉。遂不復前。覓逆旅投宿。

二十五日。令二騎返晉寧。余飯而蹠屨北抵川上。望川北石崖矗空。川流直囓其下。問所謂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東指龍王堂在盈盈一水間。乃溯川南岸。東向從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臨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崖崩嵌盤沓。而北崖則開遠而受民舍焉。是爲海門邨。與南崖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吭間。東向滇海。極吞吐之勢。峙其上者爲龍王堂。時渡舟在邨北岸。呼之莫應。余攀南崖水窟。與水石相爲容。與忘其身之所如也。久之。北崖邨人以舟至。遂渡登龍王堂。堂當川流之中。東臨海面。時有賽神者浮舟而至。而中無廟祝。後有重樓。則阮祥吾所構也。廟中碑頗多。皆化治以後。撫按相度水利。開濬海口。免於汎濫。以成瀕海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爲首務云。出廟渡北岸。居廬頗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橫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卽矗削而瀕於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橫突而東。多土。而東遠最遠。卽錯出而盡爲池之北圩者。二重層疊於邨後。蓋北自觀音山盤礴而盡於此。邨氓俱阮氏莊佃。余向詢阮